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殺子報

第十九回 盡孝恩一言訣別 殺子報大快人心

次日李氏到街坊上，買了幾色茶點水果等物，盛在籃中，與那老媽媽提在手中，同了金定小姐，到監中探望徐氏。金定小姐到監門一看，想著母親在家之時，高房大屋，青白門牆，如今幽禁在這樣所在，心中好不淒涼！那守監禁卒們早已曉得是錢先生的婆媳，即放她兩人進監，在前引路，走到徐氏拘禁所在。金定小姐就高聲喚道：「母親在哪裡？」徐氏見是女兒來了，連忙坐起身來。金定看見母親這等光景，一陣傷心，便大哭起來！徐氏扶住女兒抱頭大哭，說道：「女兒，為娘到了今日，懊悔也來不及！」金定小姐看見母親蓬頭赤足，烏煤垢面，更覺傷心，號啕大哭道：「母親啊！你此時在監牢受苦，但願遇著皇恩大赦，就有出監之日，女兒是朝思暮想，今朝前來看你，有些點心在這籃裡，過了兩日再來探望母親。」說罷又哭。禁卒不耐煩道：「你們說話已久，不能耽擱，快些出去罷！倘被老爺知曉，要害我們受責。」金定小姐本想還要說幾句話，奈禁卒連聲催促，只得出監，同了婆婆回家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已是秋初。一日，京詳已到，刑部批准，納雲、徐氏二犯，一並在能州本地處決。荊知州降去三級。錢正林生員居心正直，代民伸冤有功，欽賞教授，給付文憑，著即到省候任。荊知州接到京詳，吩咐發梆點鼓，即刻升堂。荊知州即用硃筆，標寫斬條。那納雲上面用硃筆寫道：「淫僧奸犯，梟首示眾。」徐氏上面用硃筆寫道：「為奸殺子，王徐氏斬犯一名。」兩旁皂役人等，吆喝一聲，將納雲、徐氏拖將過來，剝去了身上衣服，兩手反轉，用麻繩緊緊縛好，一面就將斬條插在背上。

這時堂上堂下看的人，都說道：「這個毒心毒肺的婦人，如今天網恢恢，殺得好！真是大快人心！荊老爺鐵面無私，錢正林先生為人正直，肯與學生伸冤雪恨！」不言眾人交頭接耳的談論。當下荊知州擺起全副道子，肅靜迴避，金鑼嘹亮，一對一對銜牌整齊，傘蓋鮮明，那通州城守營兵，對對旗幟招展，烏槍藤牌，個個精壯，民勇一隊，手執亮晃晃鋼刀，劊子手身穿鮮紅戰衣，錦雞毛橫縱飄揚，四個人將徐氏、納雲夾起來，簇擁而走。後面是荊知州老爺，身穿大紅一口鐘，頭戴大紅風帽，騎了一匹如霜白馬，馬後隨著四名長隨。

一到南門外大教場中，荊知州走上演武廳，正中坐定，左邊是城守營，威風凜凜，教場中各營兵，排成隊伍，兩面分開，民壯鄉勇，也是排成陣勢，只聽三聲炮響，將徐氏、納雲，推倒中央跪倒。這些看的人，一時間人山人海，擁擠不堪。午時三刻荊知州吩咐開刀，那大炮一聲響，人頭落地，可憐那納雲、徐氏，此時身首分離，鮮血淋淋。劊子手將人頭，拿到荊知州公案之前，跪稟驗看，便即吩咐排隊回衙。那些看的人，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徐氏心腸險惡，他與和尚通姦，殺死親生兒子，幸有錢先生出首，真是皇天有眼，大快人心！」

金定小姐曉得母親受了王法，已經殺了，她就求公婆買了棺材，到教場收屍，一見母親身首兩處，鮮血淋漓，好不傷心！

抱住屍首大哭。哭到傷心處，不覺一陣頭暈，跌倒在地。錢正林在旁邊，看見媳婦這個樣兒，就走近前來扶起，李氏婆婆也連忙拿了一碗茶湯與她吃了，勸她回家。正林就將教場主事，逐一辦好，著幾個人，將徐氏的棺材，扛抬到王家的祖塋之上安葬。事畢，又喚幾個僧人唸經，超度亡魂。

忽忽之間，又是數日，又是一道京詳到了，責令知州，將天齊廟發封。每逢朔望之期，准許開門入廟燒香。其餘日子，一概不准擅開廟門，並在山門之上，懸掛了一張告示，永禁婦人入廟燒香。自此以後，那通州地方，風化人情著實整頓不少。

因荊知州為官清廉，人人害怕，個個驚心，就是那些光棍惡徒，菲不隱蹤斂跡，不敢橫行闖禍了。

再說錢正林到省候缺，即任鹽城縣教諭，自到任以來，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三載。那鹽城地方，人心良善，文風大治，趕考生童，較前增至兩倍。正林長子錢雲，住在衙內讀書，年方十五，已入鴻門。翌年正逢鄉試之年，正林與子說道：「開歲科場，倘若你僥倖回來，當即完姻。」錢雲連聲應是，用功讀書。